

一部书写长安的大书

——读朱鸿老师《长安是中国的心》有感

■张立

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记载历史、阅读历史。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也不仅是以血统而分,而是以文化认同而论。所以说,历史和文化就是中国人的信仰。那么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在哪里?长安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。长安是山河表里的形胜之地、汉唐气象的首善之区、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,它繁盛之时,就承载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,它衰落之后,也仍然作为一种情结,长久地留存在后人的心灵深处,可以说,长安,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意象了,而且,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够取代它。

众所周知,朱鸿老师是长安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和书写者,他以其三十余年的考察亲历与深入思考,创作了十余部书写长安的散文集。自古至今,写长安的人不可谓不多,甚至港台和海外专家也加入其中,但朱鸿老师的作品证明,他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。

作为书写长安的一分子,我的案头自然少不了朱鸿老师的书。从最早的《夹缝中的历史》,到《历史的星空》《关中是中国的院子》《关中:长安文化的沉积》《长安:丝绸之路的起点》《长安是中国的心》等等。我的《能不忆长安》一书,有多篇散文都引用了朱鸿老师的观点,甚至《平和蓝田人》一文就是因他说起自己的诸多蓝田朋友性情都很平和而引发出来的。

在我读过朱老师写长安的书里面,我认为最为系统,最为厚重,最为全面也最具代表性的,就

是《长安是中国的心》这本书。本来我想称之为部长安历史人文的百科全书,但百科全书一般指的是知识类或资料类的系统与全面,不足以概括书里的思想性、文学性与个性,所以我用了“大书”一词,希望能比较准确一些。

系统自不必多说,朱老师在自序里已经很自信地说了:“我自知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,唯一一部系统叙述长安的著作。”举凡山、原、川、河、陵墓、宫殿、塔庙、楼阁、遗址、街巷、文物,甚至囊括了花草虫鱼、粮食蔬菜,涉及面系统且深入,故成此一百余篇、五百多页的大书,真可谓洪钟大吕,鸿篇巨制。

我有幸听朱老师讲过他的创作秘辛。1992年,正值邓公南方讲话,确定继续改革开放,整个社会再次充满了活力,当然也伴随着浮躁。文坛也是佳作频出,陕军东征正当时,而朱鸿老师则不受浮躁风气影响,研究他的历史文化,却越发觉得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,他开始了长安与关中的踏梦之旅,有时是苦旅,有时是甘旅,是甘是苦只有自己知道,有几次甚至面临了生命危险,但收获也是丰厚的。可以说,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双脚丈量出来的。他不光走和看,还要问见到的当地人。他不光了解山水或遗迹背后的历史文化,还要了解其现状,并搞清楚“何以至此”,蓄积的心灵冲击力足够了,一篇佳作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我清晰地记得他说的话:“既然立志要做一件事,就要有一股狠劲,不做成不罢休。再难都要搞

懂,一定要突破了它,让它化为自身的养分!”因水平所限,我缺乏专业评论能力,只能就自己感受深刻的地方谈淡。

我最喜欢朱老师散文的一点,就是那无处不在的作为作者的“我”的现场感,以及“我”的观点、思想和感受。

曾经有个出版社编辑对我说:“你客观地写一个人人文景点就好了,你的文章太在意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了,其实个人的感受没那么重要,读者也常常会跳过去。”我却认为文章中“我”很重要,正因为有了“我”的参与,才会更有特色和魅力。朱自清前期的散文都有“我”的感受,如《荷塘月色》《背影》等,所以受到大家喜欢,但当他改变理念,认为不应该强调自我而应该客观描写时,写的《欧游杂记》一书却没引起过波澜。

尤其是当今的信息时代,知识性的资料可以轻易搜索到,但个人的现场感受、独立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却越来越难得。这恐怕才是文章的核心竞争力吧?

作家分两种:有创造力的和没有创造力的。没有创造力的,可能只能做知识和资料的搬运工,做寻章摘句的老雕虫,而好的作家,能够把自己的信息量发射出去,让人看得见“我”这个人。朱老师作为大学文科教授,既有学院派的严谨考据,更有民间派扑面而来的鲜活的现场感。在这部书中,读他的每一篇文章,都能看到他这个人,他与所写地方的关系,他的所见所思所想,他的自豪与失落,他的悲愤与欣慰。至于历史故事和数据,只是文中的

背景罢了,是为了更好地展开自己的观点和见解,抒发自己的情感。

上世纪90年代,朱鸿老师就熔铸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行文风格,用语凝练,白话中不时夹杂文言,使得文字更加典雅,表意更加丰富。之后不断切切打磨,个人风格愈加明晰。

《长安瓦当》一文结尾他如此写道:“瓦当文章,凝结着前圣的智慧,道在其中,嘉在其中。它多是皇宫的装饰,贯春秋,身披几千年的日月之光和祥瑞之兆,足以以为美,大可欣赏。有一方在案架,小屋能大,豪宅必贵,所以社会名流好而索之。”不足百字,表达得多么凝练,多么优美,多么丰富啊!

还有《少陵原》一文中讲到曲江池的历史发展,他如此写道:“曲江池之水,初是自出,为汉武帝泉,然而至唐自干,便从终南山引义谷之水,上少陵原,修黄渠,过鲍陂,蜿蜒注曲江池。顿时水阔,便聚为芙蓉园,以成接天莲叶,映日荷花。今之芙蓉园和曲江池,泱泱为泽,都是黑河的水了。”短短百字,便清楚交代了曲江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和水源所在。我好奇地统计了我写《曲江池》一文中关于曲江变迁的文字,居然用了八百多字,实在是冗长且啰嗦了。

我喜欢的文化散文大家,如余秋雨、夏坚勇、李元洛、朱鸿等老师,都是极具文字辨识度的,都是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,他们使用中国文字炼丹,熔铸出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,这是中国文人之幸,也是中国文人之福!

不懈的人生

■赵刚

刚办完退休手续,我就急匆匆地奔回老家参加父亲3周年祭奠。穿上白色孝衣站在父亲墓前,顿感周身充满说不出的悲伤。父亲坟头被稀稀疏疏的小草覆盖,与四周麦田的黄土已渐融为一色,虽然不再像3年前那样显眼,但依然很孤零,我和弟妹妹一起跪下磕完3个头,拿出一瓶父亲生前喜欢喝的酒洒在地上,刚叫了一声“爹”,我便泪流满面,哽咽难声,3年的泪在那一刻全部奔涌而出。

父亲虽然上学少,但什么都爱钻研。记得父亲每天睡得很晚,经常看书看到深夜。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些科普书籍,照着书上做实验,用马铃薯发电,用猪油做肥皂,还买来漆包线自己学着做发电机。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接电,父亲在树上绑上一根长长的木杆,把自做的风叶和发电机捆在上面,靠着风力点亮院子里的一盏小灯泡,这些也为我埋下了后来爱科学爱钻研的种子。

有一年,公社供销社买来一台黑白电视机,那是全公社第一台电视机啊,每天晚饭后,附近的人都拥到供销社去看电视,社领导没办法,只好把电视机搬到院子外面的路上,一大堆人攒着头看。有一次正放着电视剧,电视机却出了毛病,只见雪花不见图像,大家一时急得哇哇叫,有人建议找我父亲来看看。我父亲那天身体有点小不适正躺在家里休息,无奈在大家的簇拥下赶到现场。他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电视机,然而经过一阵摆弄竟然还真的搞好了,村民自然是赞扬有加,供销社的领导也刮目相看。不久,公社成立农机修配厂,父亲正式进入厂里当了一名合同工。

父亲是熟练工,领导高看,同事尊重,干得很起劲。新进厂的工人都觉得能领工资美滋滋的,可

父亲却不满足,经常琢磨着能再学点新的手艺。不久,县里要给修配厂拨一台机床,厂领导担心没人会操作不想要,父亲听说后主动请缨,领导说那你先去县里学学吧,如果能学会再接回来。没想到父亲这一去就把机床给拉了回来,从此,父亲又成了一名机床工。

父亲每月的工资虽然只有20多块钱,却天天泡在厂里,常常深夜才回家。有天晚上我被蝎子蜇了脚指头,疼得大喊大叫。母亲跑到厂里找他,发现他还蹲在车间地上琢磨机床的切刀。把我背到大队卫生点打了麻药后,他又跑回去继续研究。

1980年代后,修配厂的红火日子逐渐走到了头,体制改革,合同工都先后离开厂子自谋生路,父亲也回到家开始种地。没多久,父亲不知从哪里听说南方农村的面粉厂生意很好,就和修配厂的一个老同事商量去南方学习。母亲担心出远门不安全提出反对,可父亲态度坚决,执意要去,最后还是没能拦住。从南方回来,在没有图纸、没有经验、没有技术指导的情况下,父亲在村干部的支持下,硬是靠偷偷记下零件结构和原件数据建起了周边第一座面粉厂。后来,经过两年运行,他的经验也丰富了,之后合伙筹资在邻近乡镇建起了第二座、第三座自营面粉厂,从此我们家的日子逐步好起来。

1981年,我考上大学到外地读书后,周边的面粉厂渐渐多起来,生意不好做了,父亲又重新捡起了农机修理,附带经销五金配件。那时候,父亲已经接近50岁了,岁月风霜依然没有磨掉他的创造热情,记得那时我每次放假回来,他给我谈得最多的是晶体管、跑电路、发动机,他还经常带着我看他自做的电机、改装的机床。我也是学工科的,可

看着父亲的“杰作”总是自叹不如。

父亲60岁那年,我春节回家,父亲说,他这个年龄已经在城里可以退休了。我非常赞同,劝父亲放心颐养晚年。那时候农村条件还比较苦,厕所都建在院子外面,冬天冷得要死,一次回家看到父亲半夜上厕所冻得瑟瑟发抖,不禁萌生了凑钱在城里给父母买个房子的想法。可带着父亲看了几个地方他都只是摇头,我说你哪里不满意明确表态啊,父亲说,让他住在城里就等于坐吃等死,人老了心不能老,什么都不干也就废了,还是在农村好。

从那之后,父亲在家里又搞起他的小创造,买来太阳能板,在房顶上做了一个自动追踪太阳的发电装置,在家里的楼梯上安装上他自己做的简易拖拽电梯。看着他70多岁的年龄还爬上爬下,我深深为他的安全担忧,但我知道劝是没用的,也许,这样他才活得更加充实幸福,甚至会更有安全感。

不知从啥时候开始,父亲又钻研起电脑,他从电子市场买来配件,自己动手装了一台台式电脑,还申请了拨号上网。有一次我回家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,父亲很好奇,开机就是一顿操作,当时的笔记本运行速度都很慢,父亲说主要是上面程序太多太乱,内存不足,需要做些改动删减,我坚决不同意,谁知趁我睡觉的时候他竟然重装了系统程序。我一边埋怨他自作主张乱动我的东西,一边却也不得不暗暗佩服他对电脑的专业,起码比我这个大学生科技素养要高。

父亲80岁那年被查出得了癌症,而且已是晚期,癌细胞从结肠转移到肝、肺、肾,得知结果,我们全家犹如晴天霹雳。那一段时间,我白天联系医院

医生,晚上一个人关上门在黑暗中默默落泪,常常想会不会是诊断错了,总期盼着出现一丝侥幸。父亲虽然没有表露出痛苦,也积极配合治疗,但很多时候整夜不睡觉,一个人翻看着手机,在他的内心里该是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啊。有次我从外地请假回去看望他,刚走进病房的门口,父亲抬头看到我,远远地向我伸出手,我打小受农村家庭父严子顺环境的影响,从来没与父亲握过手,但那一刻我却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,父亲老泪纵横,我也涕泪横流,父子俩抱头痛哭,这是父亲对生命的不舍与不甘,也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无奈与无助。

治疗9个月,我盼望的奇迹没有发生,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最后的几天,父亲已经陷入昏迷,我却因工作特殊不能守在父亲的身边。那天凌晨,妻子打来电话,“你回来吧。”我马上意识到,父亲已与我永诀。

从坟上回来,走进父亲去世后3年再没有人住而略显破败的小院,环顾四周,尽管已是春天,却不见往日的温暖。正房门前的水泥地裂开了道道缝隙,从中长出一株不知名的小草,虽然很瘦很矮却满身透着清绿,我感叹它的顽强,便提来水壶给它浇满水。几天以后,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城,这一次离家不知何时能再回来,我特意来到父亲的小院,不经意看到那株小草竟明显长高了许多。

我想,父亲的一生就如这棵小草。对父亲最好的怀念就是做这样一棵小草。其实,每个有所追求的人又何尝不应当是这样的一棵小草呢,有了肥沃土壤就努力长成大树,没有优越条件也不用自暴自弃、怨天尤人,只要为大地贡献一抹生机,岂不是生命价值的体现、伟大人生的诠释吗?